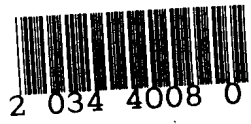


隐形蜈蚣

王咏虹 著

法律出版社



隐 形 蜈 蚣

王 咏 虹



法 律 出 版 社

隐 形 蜈 蚣

王 咏 虹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插图10 110,000字

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65,000

书号 10004·006 定价 0.85元

内 容 说 明

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，侦察员杨斌闪电般出现在走私分子黄小枇面前，可不容他亮出手铐，黄小枇却突然暴死，只留下一个绣着多足虫的黑色绸片。

“白蜈蚣！”侦察员惊叫一声。

只三个字，便引出一段危机四伏、险象横生的故事。

夜，漆黑。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载着黄总工程师来到景山前街。他推开一道深紫色的大门，直奔二楼。突然，他愣住了——放在办公桌上的黑提箱不见了！天啊，里面装的是529国防工程的绝密文件啊！

黄总立刻拨起了报警电话……

本书收集的《隐形蜈蚣》、《三旋儿》两部中篇小说，从不同的侧面，描写了大智大勇的侦察员们，面对招数毒辣的歹徒，放浪淫荡的妖女，诡计多端的隐形怪人，道貌岸然的N先生，使出千般功夫，拿出万般智谋……

目 录

隐形蜈蚣.....(1)

三旋儿.....(123)

隐 形 蜈 蚣

一

在广西柳州这个四季常绿的南国城市，春的脚步显得格外轻柔，几乎使人不易察觉。但只要稍一留意，便会看到，那诱人的金色阳光，那波光粼粼的轻柔江水，还有那碧绿枝叶中耀人眼目的嫩黄色新芽，处处都辉映着春的笑靥。

清晨，年轻的刑警杨斌迈着军人式的步伐，在林荫道上匆匆走着。那合身的深蓝色警服，给他强健的体魄增添了七分威严。杨斌深深呼吸着清凉的新鲜空气，英俊的脸上闪烁着青春的光彩。今天是个难得空闲的星期日，他要赶到江边去赴女友王艳艳的约会。

此时，王艳艳的形象正凝聚在杨斌的心头，他真想念她啊！

杨斌和艳艳的相识，很有些戏剧性。小说中一般都是姑娘遇难，小伙子相助，于是两人相识相爱，而杨斌与艳艳的相识恰好相反。那是在三年前，杨斌还在警校学习，一个假日的黄昏，杨斌独自伫立在江边，凝望着滔滔的江水，思念自己早逝的父母。忽然，他身后传来一阵狞笑声，五个面带凶光的男青年站成半圆形围逼上来。其中一个长着黄门牙的家

伙伸手指着杨斌直喊：“就是这小子！上次我在汽车上刚摸了条‘大鱼’，让他抓住，弄了个一年劳教。别让他跑了！”说着拔出匕首。

望着在暮色中寒光闪闪的匕首，杨斌紧紧攥起了双拳，他决定绝不退却。虽然身后便是碧绿的江水，他又是个游泳好手，但他认为那是临阵逃脱，会助长这伙流氓的恶焰。

“住手！”耳边传来一个女人清脆严厉的声音。杨斌侧脸一看，一个瘦条条的姑娘边喊边径直朝这边奔来，她那双细长的眼睛炯炯闪光。

姑娘停在离他们两米远的地方，神色严峻地对其中两个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男青年说：“刘国华、姜建军，请你们立即离开这里！”

那两个青年一愣，停住了步子。“黄门牙”怪声怪气地说：“一个娇妹子，怕什么？上！”

“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，别惹她！”那两个青年说完，倒退两步，撒腿跑了。

“他妈的，胆小鬼，咱们上！”“黄门牙”指挥着另两个青年，扑了上去，与杨斌厮打起来。

那姑娘转身奔向公路，站在路中心大声喊道：“流氓行凶了！同志们快来抓坏人呀！”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跳下车子，随姑娘奔向江边。

“黄门牙”和他的帮凶见势不妙，慌忙逃窜，遁入沉沉的夜色中。杨斌在搏斗中大腿被刺了一刀，鲜血顺着裤筒滴落。姑娘陪着杨斌去医院，杨斌问：“你为什么敢上前？那帮坏蛋以后会伤害你的。”

姑娘一笑，回答说：“要是你，会逃开不管吗？”

“我是男人，又是干公安的，当然不会。”

“女的怎么样？我不愿遇事退避三舍。我希望那种明哲保身、置他人于不顾的坏风气能扭转过来，让坏人成为过街的老鼠！”

杨斌定定地看了姑娘一眼，接触和了解这个瘦弱的姑娘的愿望油然而生。他曾拒绝过两位众人瞩目的女同学的追求，却向这个相貌平常、初次相逢的姑娘伸出了粗大的手掌：“愿意跟我这个未来的刑警交个朋友吗？”

姑娘白皙的面颊微微泛红，大方地伸出了纤细柔软的手：“当然可以。我叫王艳艳。”

杨斌后来才知道，艳艳不仅勇敢倔强，而且同时是个感情丰富的女子。她深情的爱，使自幼失去父母、缺少家庭温暖的杨斌，感到血管中奔腾着一股暖流，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五彩缤纷。

杨斌有时觉得自己对不起艳艳，他不能象别的小伙子那样，经常陪伴女友。由于工作关系，他与艳艳相处的时间很少，有时还常常因为突然接到案子，不能去赴她的约会，甚至来不及用电话通知她，使性格执拗的艳艳在江边的长椅上独自坐到露水浸湿了脚面。

杨斌眼前浮现出艳艳那双蒙上“露水”的眼睛，虽然每次她都不开口报怨，也不让含在眼中的“露珠儿”滚落，但那双清澈而含哀怨的眼睛，还是深深刺痛了杨斌的心。每逢这种难堪的时刻，杨斌总是扭转脸，紧紧抿住双唇，不让自己说出下次再不失约的保证。因为他知道，一个侦察员，就是一个随时待命的战士。他置身于和平时期看不见的战场，他的时间和生活，象战士一样，不能完全归个人支配。

杨斌边想边走，忽然被熟悉的摩托车的声音惊醒，他立刻扭头看去，只见后面飞驰来一辆绿色摩托车，驾驶员正是刑警队的吴军。看到吴军那紧绷的面孔和飞快的车速，杨斌意识到自己必须又一次失约了。

杨斌跑到公路边，摩托车减了速，杨斌紧跑几步跃上后座，于是摩托车又风驰电掣般向前驶去。杨斌俯在吴军身旁大声问：“又出了什么案子？”

“去火车站！”

柳州火车站人来车往，热闹非凡。

开往广州的列车就要发车了，检票口的服务员正准备关门，忽然一个身穿国防绿军装的年轻军人，挎着一个黑提包跑来，边跑边把手中的车票向服务员举起：“等一等！等一等！”

列车开动了。这位迟到的军人撞开人群，一闪身跃上车门。而一条蓝色的身影，也紧随着他轻捷地跃上了另一节车厢。列车鸣着长笛，驶出车站，奔向绿色的原野。

险些误车的年轻军人，抹抹脸上的汗珠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他把军帽摘下，松松地斜扣在头上，解开风纪扣，露出鲜艳的花衬衫。他找到七号车厢，开始按车票上的号位寻找自己的位置。

当他找到自己的位子时，却发现位子已经被一个农民打扮的小伙子给占住了。他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这靠窗口的位子是我的！”农村小伙子微笑着回答：“这位小哥哥，你有什么理由说这座位是你的呢？”

“我有车票为证！”年轻军人刚要发作，忽见一旁走过来两个警察。

走过来的正是杨斌和一位乘警。

看到两位警察来到身边，年轻军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。一头热汗变作冷汗，顺着没有血色的面颊流淌下来，他的眼珠转向了敞开的车窗。

坐在年轻军人身边的农村小伙子冲杨斌眨巴着眼睛。

杨斌对年轻军人说：“同志，你为什么站着？你的票呢？”

那年轻军人急忙掏兜：“我的车票在这儿，是他坐了我的位子。”说着，他用右手递上了车票。

杨斌没有接过车票，他的目光锥子般盯住那只递车票的手。那只手颤抖了一下，中指上套着的一只金戒指，也随着内动了一下。

年轻军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戒指……这是母亲留下的。我这次探亲，是因为她老人家病故了。”

杨斌指指年轻军人的黑挎包：“你的母亲还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，不，这里装的都是带在路上吃的东西。”年轻军人边说边拉开了挎包的拉链。

农村小伙子用眼角膘膘提包里的糖果、饼干和一瓶糖水桔子罐头，慢慢站起身，挡住了敞开的车窗。

杨斌迅速地从挎包中拿出了那瓶糖水桔子，轻轻晃动着瓶子，里面发出了金属撞击玻璃的声音。“这是吃的东西在响吗？黄小枇，算啦，还是老老实实在地跟我们走吧！”

那年轻军人眼珠子紧张地转动，面部肌肉一下子绷得紧紧的。他故意做出不动声色的样子，掏出军人通行证说：“你们认错人了吧？我不叫黄小枇，这是我的证件。”

杨斌接过军人通行证，仔细看着。

那年轻军人趁着这个机会扭头看看敞开的车窗，发现车

窗已被那个农村小伙子用身体堵住。他回过头，见杨斌仍在看通行证，便一把夺过罐头瓶子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这就是吃的东西嘛！不信，我吃给你看，甜得很呢！”说着，他把瓶盖弄开，伸进两个手指夹出一个桔瓣，塞进嘴里嚼起来。

杨斌晃晃那张军人通行证，冷冷地说：“别装相了，你们在这通行证上下了不少功夫，可惜还是留下了涂改的痕迹。这号码和人家已经挂失的完全相符，你不觉得这种巧合有些蹊跷吗？”

这时，那年轻军人手中的桔子罐头瓶突然“啪”的一声摔落在地上，糖水和桔瓣泼洒了一片，一对黄澄澄精巧玲珑的金手镯从桔瓣中滚落在地上。那年轻军人双手捂住肚子，唉哟唉哟地嘶声喊叫，象是有人在用剪子绞他的肚肠。

周围的旅客们惊得合不拢嘴，一下子围了过来。杨斌一躬身背起那嚎叫着的年轻军人，朝乘务员室跑去。乘警在前面为他拨开人群。那个堵在车窗口的农村小伙子一下子蹿了过来，用身体一挡，护住了泼洒在地上的那片桔瓣和罐头的玻璃残片。他拾起那对金镯子，交给在一旁维持秩序的乘务员，然后掏出一个干净的小塑料袋，把地上的桔瓣一片片拾起，放进塑料袋，连细小的玻璃残片也收集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径直朝乘务员室走去。

农村小伙子侧身挤进乘务员休息室，只见那年轻军人已奄奄一息。杨斌正急得抓耳挠腮，见装成农村小伙子的吴军进来，杨斌一把抓住他，焦急地说：“吴军，怎么办？他要完了！”

吴军仔细看了看那年轻军人的面孔，认定他就是滑得象泥鳅一样的黄小枇。这时，好象回光返照似的，垂死的黄小枇突然大叫一声，拚命撕扯着自己的衣领。他从衣领中抽出

一个小黑片片，用手撕，用牙咬，眼里射出仇恨、痛悔的光亮，眼泪和冷汗混在一起，在他脸上流着。

杨斌扑上去抢过那个小黑片片，黄小枇象是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，软软地瘫在铺上。在他那双大睁的眼睛中，瞳孔已经渐渐地黯淡下来，年轻的生命在瞳孔中消散。

“完了，烈性中毒！”吴军心情沉重地对杨斌说。

杨斌脸色铁青，没有说话。他默默地展开手掌，注视着手心中的从黄小枇那里夺过来的小黑片片。这是一个小小的长方形黑绸片，上面用白丝线绣着一个图案，象是一条多足的虫子。

“白蜈蚣？”吴军惊讶地喊出了声。

二

刑警队长张志杰在焦急地等待消息。派去接应吴军他们的警车还没有回来，张志杰已经看了三次手表。

这回黄小枇可跑不了了了吧？这个狡猾的家伙，两次张网，都让他溜掉了。这次他突然去广州，是在离开车还有十分钟时才露出了迹象，若不是有步话机及时联系、指挥，险些又让他滑了过去。

黄小枇的走私活动是一个人单干，还是背后有一个罪恶团伙呢？他的货源在哪里？到手的货又往何处销售呢？

张志杰这么想着，又瞄了一眼手表，心想：这些问题，等黄小枇押到，要尽快审问清楚。凭张志杰多年办案经验的直觉，黄小枇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他这个案子可能很有搞头。

门开了，杨斌和吴军脸色阴沉，低垂着眼皮走进屋来。屋里出现了沉默。

张志杰起身问：“怎么，煮熟的鸭子又飞啦？”

杨斌十分懊悔地说：“死了！”

“死啦？”张志杰急火火地追问，“怎么搞的？”

听完吴军简略的汇报，张志杰来到法医室。他象个老练的法医，仔细察看着黄小枇的尸体。最后，他指着微微泛红的尸身对杨斌和吴军说：“他是死于中毒，氰化钾中毒！”

回到办公室，张志杰接过杨斌递上的小黑绸片，不禁一怔：“是它？”

张志杰很快回忆起在去年的一份公安情况简报上，他曾看见这样一则消息：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，广州市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罪犯行凶后正要去撕被害者的衣领，被我巡逻人员发觉，罪犯仓惶潜逃。被害人重伤死亡。从他的衣领夹层中找到了绣有白色蜈蚣图案的护身符。据查，死者生前从事非法走私贩私活动，盗窃金银首饰和古文物向港商出售，牟取暴利，正在被公安机关追缉。

看来，黄小枇是一个走私集团的成员，这小绸片，可能就是这个集团的联络标志。

屋里静悄悄的，大家都盯住那小块绣有白蜈蚣图案的黑绸片思索着。

杨斌把十指插入自己浓密的黑发，紧紧按住脑袋。他十分痛恨自己，为什么在火车上反应那么迟钝，没有迅速劈手夺过那个罐头瓶子？现在，黄小枇死了，一条重要的线索中断了，而这条线索，是同志们风餐露宿，花费了多少个不眠

之夜才侦察到的呀！黄小枇是畏罪服毒呢？还是误中圈套，被人灭口的呢？想到这里，杨斌眼前又浮现出黄小枇吃桔瓣时嘻皮笑脸的神情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，在服毒自杀前是绝对装不出这种轻松从容的神色的。再说，他又为什么要自杀呢？……如果不是自杀，那就是被巧妙地灭口！

杨斌的目光又落在那绣有白蜈蚣的黑绸片上面。黄小枇临死前撕咬黑绸片的情形浮现在眼前：那仇恨、痛悔的目光，那因疼痛而扭曲、眼泪和冷汗纵横的面庞，此时都历历在目。

想到这里，杨斌的耳边似乎响起了“嘿嘿”的冷笑声。这冷笑声象是来自阴森森的地狱。这是那个老谋深算、杀人灭口而不留痕迹的幕后人发出的，他在庆贺自己的阴谋得逞，成功地斩断了刑警队百般寻觅的线索；他在嘲笑杨斌，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侦察员，没能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。想到这里，杨斌狠狠地把拳头砸在自己的大腿上。

张志杰抬起眼睛看了杨斌一眼，十分理解这位年轻助手此时的心情。他语气沉重地说：“是啊，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！据今天的情况分析，黄小枇所在的这个犯罪集团纠合紧密，隐藏较深，挖出这个集团，看起来要费些功夫！”说着，他打开笔记本，把上面记录的关于广州的那起凶杀案，念给两个年轻的助手听。

“这两个护身符的图案是一样的！”杨斌眼睛直盯着张志杰说。

吴军兴奋地站起身大声说：“这说明他们很可能是一伙的！”

张志杰点点头：“对！从他们非法走私倒卖的物品都是金

银首饰，古董文物，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点，也可以说明他们很可能是一伙的。”说着，张志杰又念了起来：

“蜈蚣归于多足纲动物。头上有一对触角，共有八个单眼，分成两组，每组象一对复眼。它的第一对步足，是毒脰，顶端尖锐，内通毒腺。蜈蚣多足，行动敏捷，通常昼伏夜出，捕食小动物，也咬人。它的干制品是中药材’以上是我从生物辞典上抄录的。”

杨斌听罢低声沉吟着：“昼伏夜出，八个单眼，毒脰……这代号起得够妙啊！”

这天夜里，在水月相映的柳江畔，在那密密的树影中，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在徘徊着。她披着长长的波浪型卷发，土红色的风衣下摆露出米色筒裤洒脱的裤脚，一双闪动的大眼睛满含着忧郁。她叫陈誉娇，是王艳艳的同学，在食品厂化验科工作。

陈誉娇在焦急地等候她的男朋友周小青，这江边小树林是他们约会的老地方。周小青是从不失约的，而今天，已经快十点钟了，还不见他的影子。

陈誉娇孤独地站在小树林边，往日这充满诗意的小树林，现在显得那么凄清。想到她的小青变得象换了个人，她感到一种将要失去小青的恐惧，一种不祥之兆。她以年轻姑娘初恋的炽烈感情，深爱着周小青，发誓非小青不嫁。可母亲就是不同意，陈誉娇竭力反抗着母亲的干涉，维护着自己爱的权利。但是命运象是在故意与她作对，当她即将战胜家庭的阻力，以为幸福就在眼前时，她忽然发现，小青已经不是原来的小青。于是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追求，突然化作了轻飘飘的肥皂泡，似乎随时都可能破灭，连碎片残屑也不会留下。

陈誉娇痛苦地绞动着双手，不停地来回踱步。她烦躁不安地看看腕上小巧的夜光表，决心不论多晚，也要等待下去。她和小青的事，今天必须谈清楚，否则……她真不愿往下想。这几天，母亲好象也看出点苗头，又开始强硬起来。今天一下班，她就举着一封信，堵在门口说：“娇娇，你爸爸来信了。他在香港生意挺好，就是惦记你的婚事。你看，又寄来张照片，是万利洋行新上任的经理，你爸爸说是个很有前程的青年……妈就你这么个女儿，妈还不是为你着想哟。你哪里知道受穷的滋味，那个周小青靠不住呀，他这会儿忽然手里有了几个钱，可来路不明不白，迟早要倒霉的！你跟那周小青……断了关系吧！”

回想到母亲的这番话，陈誉娇的心头更加郁闷。周小青那轮廓鲜明的方脸，那双深陷的大眼睛，那倔强的、微微翘起的嘴唇，不时在她眼前晃动着。

突然，一阵轻便摩托车的马达声划破了周围的寂静。“他来了！”陈誉娇兴奋起来。刚才那种焦急、孤寂、忧郁、恐惧的心情，一下子都消失了，剩下的只是深情的幽怨。“先让他扑个空！”陈誉娇想着，把身子贴紧梧桐树干藏好。这时，她发现一辆乳白色面包车从轻便摩托相对的方向驶来，车前的两个大灯不时地变换着远近灯光，刺眼的光柱劈斩着黑暗。

灯光下，周小青骑的那辆深红色轻便摩托车被照得清清楚楚。突然，随着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，传来了小青粗鲁的怒吼声：“你他妈的怎么开车呢！会开也不关大灯，把人眼都晃瞎了，想撞车是不是！”

面包车停在公路中间，从司机座位后面探出一个人头。

跟着，这个人毫不客气地用手电照着小青的脸。

“他妈的，还照！”周小青挥舞着拳头喊。刹那间，车灯熄灭了，在暗淡的夜色中，陈誉娇看见白色面包车中跳出几个黑影，紧接着是一片厮打声。陈誉娇惊呆了，她象是被钉在了地上，一步也挪不动。好一会儿，她才清醒过来，向打成一团的黑影奔去。

这时，汽车和摩托车突然都一溜烟地朝同一个方向开走了。陈誉娇清楚地看到，驾驶摩托车的人已经不是她的小青，而是另一个身材圆滚滚的胖男人。

啊！他们带走了小青！陈誉娇双手交叉地按在胸前，象是要按捺住狂跳的心脏不要从喉咙里蹦出。她紧张、恐惧地盯着汽车和摩托车消失的方向，不知所措。她想放声痛哭，她想大声质问：“为什么带走他？为什么！”

周围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。只有那刚刚钻出云层的月亮，悄悄向大地洒下清淡如水的银色光辉。

忽然，陈誉娇发现月光照映下的路面上，有个黑色小片片，她忙低头拾起。这是一个长方形小黑绸片，上面用白色丝线绣着一个蜈蚣。这不是小青的护身符吗？

三

周小青曾经是个多么憨厚纯朴的小伙子啊！在那动乱的年月里，当陈誉娇因为有个在港经商的父亲而被扫地出门，搬到破棚房住的时候，住在隔壁的周小青就成了她的好伙伴。他们一起背着书包上学。他替她遮挡了孩子们向她这个“狗崽子”砍来的石块，他勇敢地与欺侮她的男孩子对阵；他主